

英雄的陣地

胡可著

英雄
程子

登場人物

朱營長（朱）

梁教導員（梁）

劉金海（劉）——通訊員

秋來（秋）——榮軍

小花（花）——秋來妹

娘——秋來母

永年嫂（永）——婦救會主任

沈醫生（沈）——營長妻

二連長（二）

韓排長（韓）

政委（政）

周參謀（周）

拴虎（拴）——團部通訊員

文書（文）

理髮員（理）

電話員（話）
通訊員（訊）
司號員（號）
衛生員（衛）
戰士甲（甲）
戰士乙（乙）
村長（村）
政委的警衛員（警）
傷員們
幹部們
老鄉們
青年民兵們
青年婦女們

第一幕

一九四六年深秋，某日下午。

華北靠近山區的原上，某農家的場院。舞台正面是一堵院牆，正中有柵欄門通外面，隔了柵欄門可見幾家農舍和遠處嶙峋的山巒。台左側也是院牆，兩牆相接處有一土堆，靠近台口處有門通裏院。台右側也是院牆，牆下堆有柴草。院中偏右有一棵大樹，樹上懸有一簇簇玉蜀黍，樹下有一碾盤。此外，場上尚有輾軸及其他農具。

幕啓時，小花正手持鐵鍬刨土堆，有飛機聲從頭頂響過去。

傳來屋頂廣播的聲音，小花停下來傾聽着。

屋頂廣播：『各位老鄉親們！注意囉！頑固軍到了馬莊啦！離咱村十幾里地啦！鄉親們！糧食要趕快堅壁！糧食要趕快堅壁！……』

花：（向裏院喊）娘！娘！你可快點兒啊！頑固軍到了馬莊啦！

永年緩上。

永：小花！你們的糧食堅壁的怎麼樣啦？

花：（拭汗）快完啦！就差一罐兒白麵啦，俺娘說，就堅壁在家裏頭吧！

娘雙手抱一沉重的瓦罐從裏院出。

娘：他永年嫂子！吃啦！

永：吃啦！大嬌兒！咱們的轉移小組又成立起來啦，咱們還是一個小組的。

娘：唉！又該你們當幹部的受累啦！

永：這沒說的。——還跟早先似的，敵人打河南來，咱們往北轉移，敵人從北面來，咱們就過河南去。……

花：咱們就守着這座橋跟他轉！

娘：他永年嫂子！我問你：莫非真就和平不了啦，這世道？

永：大嬌兒！和平早叫蔣介石給破壞啦！……打就打！無非是再叮嚀他幾年！

花：俺娘這和平腦筋還沒有轉過彎兒來呢！

娘：（放下瓦罐）我和平腦筋！我和平腦筋！……八年啦！那過的是什麼日子喲！還不能

讓我這心場實一會兒呀？……早先朱連長在咱家養傷那工夫，常跟我唸叨，還有他

那通訊員小劉子，也常說：『老大娘！熬着吧！打走了日本，就過好日子啦！也省

得你老人家天天担驚受怕啦！』可這，日本也投降啦，這又……

永：（痛恨地）這又出來個美國！要不是美國，蔣介石他也不敢打這份內戰。

娘：莫非咱們就制不了他？咱們那隊伍呢？咱們那解放軍呢？還不開過來打他狗日的？

永：大嬌兒！你別急，咱們的部隊正往這邊開呢！

花：（興奮地）真的？誰說的？

永：村長說的。

娘：要來就快來吧！……可這說起部隊來啦，老朱跟小劉子自打在這兒養傷走了，兩年多啦！連封信也沒有！

花：怎麼沒有啊，我哥退伍回來不是捎回老朱一封信哪！告訴咱，老朱升了營長啦，結了婚啦！你忘啦？

娘：噢！就那一封。可這有多少日子啦？快一年多啦！他永年嫂子，你男人沒打信來？他不是跟朱連長在一塊兒？

永：嗯。頭三個月來過一封信，那時在大同，誰知這會兒又到哪兒轉去啦！（笑）野戰軍嘛，哪兒有敵人就到哪兒去打。——你們收拾吧，有情況我通知你們。（欲下又止）這

樹上的玉菱種兒還不摘下來？咱們一粒兒糧食也不能給敵人丟下！

娘：唉！可是啊！你看你哥掛的這！快掛到樹梢上啦！

永：唉！你哥呢？

花：上區裏去啦！

娘：一個殘廢人，非要去出担架！到區上要求也是白要求！

秋來興奮地跑上。

秋：娘！娘！報告你們個好消息！

花：（湊上來）什麼好消息？

秋：你們猜吧！

娘：（嘆氣）你還有什麼好消息！區上答應你出担架啦？

秋：不是這。我這事兒區長不答覆，……

永：區長是根據原則辦事。殘廢軍人不負擔勤務，上級有規定。

秋：喝！主任在這兒！我還沒看見哩！（敬禮。）

永：看你這個貧勁兒！

花：哥！什麼好消息呀？

秋：你猜呀？

花：（天真地）頑固軍退啦！

秋：（學她）『頑固軍退啦！』——不打他，他能退？我說了吧！（秘密地）咱們隊伍開過來

啦！……

花：（洩氣了）俺們早知道八百年啦！

永：（關心地）你見着啦？是哪部分沒問問？

秋：（對永）跟你有關係的那部分！

花：（搶說）二十三團！

秋：你倒接的挺快！——不光俺們團，多了去啦！河南幾個村都住下啦！這可是軍事秘密，誰也不許小廣播！一看那裝備，肯定地說，是野戰軍。一問哪部分，說是徐水

河，我這心更亮堂啦，那是俺們野八旅的代號兒，我還不知道？我先作了個自我介紹：說我是鋼鐵營的殘廢軍人，跟朱營長挺熟，朱營長還在咱家養過傷哩。我這麼一說，他們馬上跟我拉手兒，非要留我吃飯不可。部隊上的人見了面倒是親哪！

娘：老朱跟小劉子他們也開過來啦？

秋：你想啊，整個兒野八旅都過來啦，俺們營能不來？（對永）主任！你跟永年又該會師啦！

永：（推了秋來一下）你一句正經的也沒有！

娘：你見着他們啦？

秋：沒哪！我先回來跟你們彙報一下！（面往外走）我這就去打聽，看他們住哪個村兒！（他停下來）娘！這不是，內戰也正式地打起來啦！俺們隊伍也開過來啦！抬担架我又不够資格，我，我想歸隊呀！

娘：你就忘不了歸隊！我看，你把傷養好了再說！

秋：在後方蹲着，多丟人哪！

永：這有什麼丟人？你是爲革命光榮負傷殘廢了的，是上級叫你回來休養的。

秋：（雙了雙右肩）傷好的差不多啦，扛不了機槍還扛不了步槍？解放軍作風，講的是自覺！

花：你倒挺自覺！

秋：說不說的吧，好賴在解放軍受過兩天教育！

娘：（感情地）秋來！你那傷還沒好俐索哩！我是想着：等你也好俐索了，給你過了事兒，讓我也抱上孫子，那工夫你再……

秋：你看俺娘這和平麻痹思想又上來啦！光想着抱孫子！——我去看看，隊伍過來了沒有。娘！燒下點水，說不定一會兒有隊伍過來哩！

娘：哼！（對花）小花！把這點白麵堅壁了吧！（進裏院。）

秋：（對永頑皮地）主任！我去給你偵察一下，看你們永年住哪個村兒，啊？（說完，躲閃了一下，下場。）

永：去你的吧！——我也該回去張羅張羅，事兒挺多的。（欲下。）

門外秋來喊：『小劉子！』

一陣喧嘩，秋來拉劉金海上場。

秋：（一面興奮地喊叫着）嗨！真巧！剛出門就碰上啦！小花！你看誰來啦！

劉金海身挎駝壳槍一支，馬槍一支，渾身掛滿圖囊、手電、小碗、包袱，帶着防空帽，揹着背包，風塵僕僕地立在那裏笑着。

花：（驚喜地）小劉子！（喊）娘！小劉子來啦！

永：（對秋）隊伍都來了麼？你們歇着！

永年幾急忙下。娘從裏院出。

娘：啲！這不是小劉子麼！老朱呢？他怎麼不來？

劉：怎麼沒來呀？這不是？

朱營長上，他披著新棉軍裝，手提着馬鞭子。

朱：大娘！你們好啊？

娘：（迎上去牽住他們的手）老朱啊！小劉子啊！剛剛還唸叨你們哪！唉！可把人想壞啦！起哪兒來呀？快去屋裏歇着！小劉子！快把那些鋼七郎當的解下來歇歇！天天想，天天盼哪！

花：（對劉）快把俺娘想病啦！

劉：俺們營長也是想你們哪！

朱：大娘！身子骨兒結實吧？

娘：結實！多虧你們結記着！

朱：今年收成怎麼樣？不錯吧？

娘：不錯！託毛主席的福，七八年沒有過的好年景。

朱：秋來！傷怎麼樣？好點兒麼？

秋：（雙了雙右肩）基本上說是好啦。

朱：喝！兩年不見，小花長這麼高啦！成了大人啦！

娘：（取笑地）該說婆家啦！

花：（推了娘一下）你瞎說什麼！

娘：（顛踉了一下）這丫頭！（菊花）去！燒把火，沏點茶！啊？

花：哼！

劉：（從門外抱馬椅子進來）營長！營部就在這兒？

娘：對！就在咱家算啦！

朱：俺們在這村兒大休息！傍晚還走！

娘：咳！走什麼！（命令地）別走啦！

劉：俺們有任務！要不怎麼到了這兒呢？打仗要緊哪！

花：（對劉）不興多呆幾天？

秋：（對娘與花）你們說那話多不地道！俺們解放軍執行任務是第一位，先公後私！這又不是走禮串親住姥姥家，愛多呆幾天就多呆幾天！情況這麼緊，先得執行任務，對吧？你們連這也不懂！

花：（對秋撇嘴）你懂，你懂！（進裏院。）

秋：（抱歉似地對朱笑着）我常給他們上點兒政治課，我老是軍隊立場。

劉：（對秋）秋來！一塊去參加戰鬥吧！這回準又是一個大勝利！

秋：（豪爽地）行啊！打了勝仗也有我一份兒！

娘：（笑，介紹地）就是愛打仗！別看是個殘廢人，在家裏也斷不了下跪臥倒上房爬高的！

你算沒制兒！

秋：營長！打了勝仗給俺村民兵點子彈行嘍？

朱：（微笑）看樣兒你在村裏負責民兵工作，是吧？

娘：當了個不起眼兒的民兵教員，別的他也幹不了。

秋：（顯然對娘的介紹不夠滿意，對朱補充地）還在支部裏負點責任，這她們不知道。——怎麼說也不如在咱部隊上痛快呀！

梁教導員上場。

梁：老朱！叫我好找！鬧了半天你跑到這兒堅壁起來啦！

朱：一點兒也不錯，我真在這兒堅壁過哩！老梁！這就是我的老房東，想當年冒着生命危險，天天替我放哨，幫我鑽洞，替我上藥，給我作飯，直到我傷好歸隊，就像親老的待孩子似的，……

梁：噢？這就是那位模範老大娘麼？

娘：哟！我可受不了的這抬舉！

朱：這是梁教導員！

娘：（對梁）老梁！屋裏歇着！到我這兒就是到了家啦！

朱：這是我的老部下，紀秋來！（秋立正向梁敬禮）去年冬天打綏遠殘廢了回家的。

梁與秋握手，小花從裏院出。

花：老朱！屋裏喝水去吧！

朱：（介紹）對，這是小花，小模範！

娘：什麼小模範？——小麻煩！

梁：大娘！老朱常跟我唸叨你們哪！（對劉）叫大家進院子休息吧！

劉金海下。

花：朱連長！我說錯啦，朱營長！聽說你結婚啦？是個知識分子兒，是嘛？

梁：是個女醫生，就在我們團衛生隊工作。

花：（對朱）你領來俺們看看！

朱：有什麼看頭兒？

秋：我認的！呆會兒我去動員她來。

朱：她們事情很忙，算了吧！

娘：什麼時候結的婚哪？

朱：去年這工夫。

娘：有孩子沒有啊？

朱：剛生了一個孩子，叫飛機給炸死啦！

娘：嘖嘖嘖！咳！你個死不了的蔣介石呀！——

梁：大娘，不要悲觀失望，……這得什麼時候才是那太平啊！

娘：老梁！我可不是悲觀失望，八年怎麼熬來着？我是想你們這當解放軍的，整天東跑西顛，有家回不了，有老的見不着，我這顆心哪，就總是場實不了。

梁：大娘！那有什麼法子呢？有敵人在，咱們大夥兒就得咬住牙受點罪，只有把敵人一個不剩地消滅光，才有咱的好日子。你看，打了這五個月，已經消滅了他老蔣三十個旅啦……

朱：（插嘴）明天又是一個勝仗，等着看吧。

娘：你們都是有功的人哪！走，咱們去騰房子！

娘、秋下場。

梁：唉！老朱，命令還沒有下來麼？

朱：看樣兒是快啦。準備工作還要抓緊一些。

梁：彈藥、器材我已經檢查過，大家的情緒也很高漲，不過有一個思想問題，需要事先講清楚，不講清楚是要影響戰鬥的。

朱：什麼思想問題？

梁：本位主義，光想繳槍捉俘虜，不願打援，不願固守，這種情緒也存在於幹部和黨員身上。現在還不知道我們要擔負什麼任務，如果是主攻，那是沒問題的，如果是……

娘：（由）你們上屋裏歇着去吧！

梁：對！

娘引朱、梁進裏院，朱、梁繼續談着。

門外傳來說笑聲，秋來出，走向大門。劉金海和韓排長出現在門口。

韓：營部在這兒？

劉：嚨！你們機槍排佔對過那座院兒！

秋：（喊）韓排長！

韓：（回顧）有！

秋：韓排長！（敬禮）

韓：（還禮，走進來）這不是秋來麼？

秋：誰說不是呀！

二人親熱地握手。此時劉金海引七八位同志說笑着進來。他們的裝束各有不同：有的揹着紅十字挎包，有的揹着軍械，有的揹着馬槍，有的扛着旗杆，……

秋：喝！都來啦！你們好嘍！可把我想壞啦！

衆：（一見）秋來！

紛紛跳躍着擁上來，親熱地握手。

秋：（對理髮員）喂！理髮員！你不是犧牲了麼？

理：你小子真草蛋！見了面不說句吉利話兒！

韓：秋來！你怎麼在這兒呀？

秋：我的家嘛！我不在這兒在哪兒呀？

衆：（驚喜地）這就是你家。

秋：那還用說！來來！院裏坐！解下背包來歇會兒！沒吃飯吧？小花！咱那白麵沒壓壁吧？

花：沒哪！這不是？烙餅吧！烙餅快當！（去端瓦罐。）

劉：（機警地將瓦罐接住）不要，不要！別麻煩！

衆：算啦，算啦！秋來！別麻煩啦！又不是外人！

韓：咱們相互之間，別來那一套虛偽派頭兒！

秋：誰跟你們玩虛偽呀？到了俺們家啦！排長！這事兒你別管！

理：剛脫下軍裝沒兩天，就把羣衆紀律給忘啦？

秋：你說這話多不地道！吃老百姓的算犯紀律，吃自己家的還算犯紀律？

文：咱們伙房作飯哩！

秋：文書啊！伙房作的不如家鄉飯吃着得呀！

劉：你不是軍隊立場麼？怎麼這會兒又成了老百姓立場啦？

秋：我……我……我是軍民一體，兩面兒的！……兩面派！

衆笑。劉金海爲了不使小花將瓦罐搬走，索性坐在瓦罐上。

花：（指劉對秋）哥！你看他！

秋：（對花擠了擠眼，大大咧咧地）對！接受你們的意見，不叫作飯不作飯！小花！把那東屋騰

一下！把營長的行李搬進去！

劉：我來搬！我來搬！（立起去搬馬槽子。）

小花趁機將瓦罐抱起跑下。劉追，秋來攔住劉，格格格笑起來。

劉：（懊喪地）你看，中了他倆的調虎離山計啦！

秋：上級批評，我負責任！怎麼窮，管大夥兒頓飯還管得起！

理：看這架勢，你這小日子過得挺得呀！

秋：咳！怎麼得也不如咱們部隊上得呀！像你們，多好！天南海北一轉，又捉俘虜又繳

槍！接長不斷兒地聽上級講講國際形勢，政治上進步也快。（惋惜地）這半年多在家把

我憋壞啦！我忒想部隊呀！

文：俺們也是想你呀！

秋：排長！我那挺馬克沁誰使着哪？

文：就忘不了你那挺馬克沁！

秋：你說的這話！那是我親手繳來的！——傳給誰啦？

韓：大個子老馬使着哪！秋來！一會兒你再到排裏看看吧！咱們的裝備強多多啦！你在

那會兒不是一個連三挺機槍麼？這會兒六挺啦！咱們排三挺重機！往後還得擴大，

說是要擴大成機砲連哩！